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红 字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红字

原著 霍桑 [美]

译编 林桂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一 牢 门

一座木头造的庞然大物，用厚橡木板做成的门上布满尖刺儿朝外的长铁钉。

约在波士顿的先民以伊萨克·约翰逊的坟为中心建成墓地的同时，在科恩山脚他们建起了第一座监狱。如今墓地已成为幽灵的聚集地，经历风吹雨打的监狱也已显得阴森可怖。门上的铁钉锈迹斑斑，门前已辗出一道车辙，车辙与狱门之间长满了各种野草。这块草丛烘托着文明社会的黑花——监狱。在牢门旁边，长着一丛野玫瑰，在六月的阳光照耀下，如同闪烁的红宝石。

关于野玫瑰得以挣扎着生存下来有各种猜测。既然在故事开头描绘一个阴森可怖的监狱提到它，我不免要摘下一朵献给读者：一来它象征人类崇高美德，二来可以调剂您的心绪，不致被一个讲人性的脆弱与悲哀的故事折磨得黯然神伤。

二 市 场

约在两个世纪前初夏的某个早晨，监狱门前的草地上聚集着一大群波士顿居民，他们阴郁的表情预示着一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早期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受罚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甚至千奇百怪。但在当时，即使是最轻的

处罚也像死刑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几个女人挤在人群中间，思想与体魄都比后代更加粗糙的她们对于即将宣布的判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如果您听见她们说话的刻薄与嗓门儿之高，您准会吓一大跳。

“诸位太太，”一位满脸怒容的五十岁老妇人说，“要是我们去处置海丝特·白兰这个贱货就好啦，哪能那样轻易地放过她。呸，简直是胡闹！”

“几位法官太慈悲了，我说至少得用红烙铁在她额头上烙个印，这样她才不敢胡来。在她衣服胸口上贴个什么东西，那贱货才不在乎呢。瞧吧，她还会弄成个不三不四的装饰品走街串巷呢。”

“别扯什么标记、烙印啦！这贱货该死！大伙儿都没脸见人，难道现在没王法了吗？要是法官大人的老婆、女儿也跑出来干这号事儿，那才叫好看哪！”

“别瞎嚷嚷啦，太太，话别说得这么刻毒。”人群里一个男人开了腔，“瞧，白兰夫人就要出来了。”

牢门打开了，杀气腾腾的狱吏左手握着官杖，右手抓住一个年轻女人的肩膀使劲往前推。走到门槛时，少妇一把推开他，显得自尊而倔强。阳光明媚而耀眼，在她怀中，一个约三个月大的婴儿迅速转过脸去，自她出生以来，还没见过一缕阳光呢。

年轻的母亲一瞥黑压压的人群，本能地抱紧婴儿，把缝在胸前的标记完全遮住。但很快醒悟到婴儿也是她耻辱的标记，因此，她干脆将婴儿架在手臂上，涨红着脸，却

浮出高傲的微笑。在她衣服的胸口上，绣着一个猩红色的“A”字。字用红布剪成，四周绣着金丝线，显得精美别致，成了衣服上十分惹眼的装饰品。

少妇个子颇长，身段窈窕，秀发披肩，风姿绰约，一切都足以证明她具有贵妇人的气质。包围着她的不幸与灾难好像也成了耀眼的光环，但细心的人仍能发现她身上痛苦的影子。她用花哨艳丽的奇特玩意去宣泄不甘约束的情绪。此时此刻吸引了大家视线的正是绣在她胸前的那个猩红字母。

几个女人又开始评论她的针线活。面目狰狞的狱吏用官杖作了个手势：

“让开，诸位，让开一条路吧，我答应大家，把白兰太太放到大伙儿都瞧得见的地方，让一切罪恶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海丝特，到市场去展览你的红字吧！”

人群中立刻闪出一条小路，海丝特跟着狱吏和一群男女走向指定惩罚她的地方。从监狱到市场并没多远，但对海丝特来说却仿佛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在无数愤怒目光的监视下，她每迈一步都感到一阵绞痛，但她仍平静地走到了市场西端的绞刑台上。

海丝特不必将脑袋伸进木枷之中，她只需在台上站几个钟头。人群中若有一个罗马教徒的话，此时他一定会从这个美丽妇人的服饰、神态以及怀中的婴儿联想到圣母。此时总督、法官、将军以及牧师都在议政厅的阳台上，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下面的绞刑台。人们的脸都绷得紧紧的，海

丝特宁愿一张张冷酷无情的面孔变成嘲笑。在比嘲笑更痛苦的重压之下，海丝特坚强地挺着，但是仍感到必须竭力呼喊，冲下台去，否则她会给逼疯。但很快她眼前就开始叠印着别的画面。

过去的影像与琐碎的回忆，从孩童到少女，以至与后来最严重的事件交替叠印，尤如一部戏剧。她看到了从婴儿时到目前的全部历程。她看到了父亲、母亲、自己，还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瘦弱、双目无光却具有洞察力的老学究。海丝特记得这个老人的左肩比右肩略高一些。一幅幅画面在她眼前倏尔而逝，最后出现的是脏乱不堪的市场与全镇的男女老幼。无数的目光正严厉地注视着她。不错，正是她，怀抱婴儿，高高地站在绞刑台上，胸前衣襟上有一个用金丝线绣边的猩红字母“A”！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她使劲把孩子往怀里搂，压得孩子直哭喊。接着低头瞧一瞧红字，甚至用手摸一摸。红字与婴儿都是真的，而刚才的一切都是回忆。

三 相 认

海丝特在众目睽睽之下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直到她瞥见人群外围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站在一个印第安人的旁边，身材矮小，脸上皱纹很深，但并不是很老。虽然衣着半土半洋，但是海丝特仍能一眼看出他左肩比右肩高一些。认出这一身影时，她又使劲把婴儿往怀里压，孩子又

一次哭了，可母亲却似乎什么都听不见。

这个人早就到了市场，也早已盯住了海丝特。他的脸色由漠不关心突地恼怒阴沉但很快抑制住，又变得平静、深沉。当他发现海丝特似乎已认出他时，他缓慢而平静地举起一个手指，在空中划了个手势，然后把手指压在自己的唇上。接着他拍了拍身旁的一位男人，十分恭敬地问：

“你好，先生，为什么把这个犯人海丝特·白兰，嗯——这个名字说得对吗？为什么把她放在绞刑台上？”

“朋友，你大概是外乡人吧？”那男人说，“在这里犯了罪就会让公众和王法去处置。这个女人是一个学者的妻子，原籍英国。学者很早就去了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决心渡海到我们马萨诸塞州，为此先送了妻子过来。那女人在这里快两年了，一直没有丈夫的音讯。后来她，瞧，一看就知道干了什么丑事，她在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教区搅得人人皆知。”

“噢，我明白了。”外乡人露出苦涩的笑纹，“请教一下，先生，那孩子的生父是谁？”

“现在还是个迷，那女人死不肯讲。”

“她的丈夫，”外乡人的脸上泛起一丝笑，“应该当面揭开这个迷。”

“如果他还活着，当然应当这样做。”那个市民说，“我们马萨诸塞州长官仔细考虑过，不想用法律严格处置她，判她死刑。只判决白兰太太在绞刑台上站三个小时。从今以后，她必须在胸前别上一个耻辱的标记。”

“绝妙的判决!”外乡人低头沉思片刻,“不过她的奸夫没有与她一起站在台上实在有点儿遗憾。不过他会被发觉的,一定会!”随后他向那市民鞠了个躬,与印第安人一齐挤进人群。

在他俩谈话时,海丝特一直盯着外乡人,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中午的烈日下,她脸色惨白。与外乡人的相遇使她感到恐惧,但成千上万的人又使她感到有个掩护。凝神冥想中,连有人高喊她的名字都没有听见。

声音是从议政厅阳台上传来的。总督贝灵汉正坐在椅子上,身后站着四个持枪的大汉。他周围的显要人物似乎都威风凛凛,具有宗教的神圣。

高喊她的是老牧师约翰·威尔逊,德高望重,天赋聪颖,而且细心培植了和蔼的品性。

“海丝特·白兰,”老牧师说,“我曾经跟年轻的丁梅斯代尔兄弟争辩过,好不容易说服他来揭示你的罪恶。你在教堂里听过他传道,他最适合来揭示你的心灵。”

“善心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总督说,“你要设法叫她悔过自新,公开认错。”

群众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年轻的牧师身上,这位刚从英国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牧师眼睛忧郁,脸色煞白,嘴唇不停地抖动。但他很快地平静下来,俯身探出阳台,用坚定的目光凝视她的双眼说:“海丝特·白兰,相信你已听到了这位善心人所说的话,也明白我所肩负的重任。请你说出奸夫的名字来,哪怕他从崇高的位置上走下来,与你一

起站在绞刑台上受辱，也比一生怀着一颗罪恶的心要强。一杯有益然而却苦不堪言的酒已递到你的唇边，但那个人也许缺乏勇气接过去。我愿提醒你，不要阻止那个人接受它。”

牧师的话强烈震撼着听众的心灵，连那婴儿也似乎深受感动。人们深信那个奸夫一定会被说出来，或者甚至自己走出来登上绞刑台。

海丝特却摇了摇头。

“女士，请不要过分，上帝的仁慈是有限度的。”威尔逊牧师高吼着，“就连婴儿也在规劝你，说出来，便可以摘下你胸前的红字！”

“我决不说。”海丝特仍凝望着年轻牧师深邃而忧郁的眼睛，“红字烙得太深了，我愿忍受我俩的痛苦。”

“说出来吧，女士，”一个严厉而冷酷的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你的孩子总得有父亲！”

“我不说！”海丝特回答了那个她很熟悉的声音，脸色刷地惨白。

“她不肯说。”丁梅斯代尔啜嚅着，一只手捂着胸口，接着长叹了一口气，“女人的心是何等的坚强与宽大啊！”

老牧师早就看出卑贱的罪人会守口如瓶，于是发表了一篇早就打好腹稿的演讲，并不时提起那个耻辱的字母。海丝特依旧木然地站立，婴儿不安起来，开始凄厉地哭。末了，她被领回监狱，红字在漆黑的通道上留下一道红闪闪的亮光。

四 会 面

海丝特被领回监狱后极端狂躁不安，那个孩子也在痛苦地痉挛，集中了母亲所必须忍受的精神痛苦。看守布来基特先生建议请个医生给她们瞧瞧。

紧跟狱吏走进监狱的正是外乡人，他的名字叫罗杰·齐灵渥斯。使看守大为惊异的是，海丝特立刻不吭声了，尽管婴儿仍在呻吟。

“朋友，请允许我和病人单独呆一会儿。”那医生说。

看守退出后，他仍安详地与海丝特·白兰面面对。但婴儿在小床上挣扎啼哭，他不得不先仔细地给孩子诊了病，然后从皮匣里取出一粒药丸。

“听我说，我的医术相当高明。夫人，这孩子是你的，与我毫不相干，我看还是你亲手给她喂药吧。”

“你要在无辜的孩子身上发泄仇恨吗？”她悄声问。

“愚蠢的女人！”医生冷冷地说，“即使她是我的孩子——当然罗，是我的也自然是你的，那我也要给她喝下去。”

海丝特的脑子已昏昏沉沉，他趁机把孩子抱过来，给她喂了药。婴儿很快地停止了呻吟并进入梦乡。这时他才为孩子的母亲诊断，并调配了一剂药。

“这是印第安人教给我的偏方，喝下去吧，它可以平息你沸腾翻滚的情欲。”说着，他把杯子递给海丝特。海丝特持杯望了望医生又望了孩子说：“我想过死，甚至祈求上帝

赐我死。但请你好好想一想，看，杯子快到我唇边了。”

“那就喝下去吧！”他依然冷冰冰的，“难道你这么不了解我吗，海丝特·白兰？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吗？人一死什么痛苦都没有了，要报仇的话，还有什么办法比让你活着更高明呢？”他边说边指着红字，海丝特举杯一饮而尽。

“海丝特，我不想追究你是如何堕落的，我先天畸形，想以本身才学去掩饰而博取年轻姑娘的欢心简直是自欺欺人。我早该料到是你，当我们作为一对新婚夫妇走出老教堂时我就该看到我们道路的尽头有红字燃烧的熊熊火光。”

“你十分明白我一向对你很坦率，我从没感受到过爱情。”

“的确如此，这正是我的愚蠢，可我也该享受人所共有的一丁点儿福份呀！”

“我委屈你了。”海丝特喃喃地说。

“首先是我委屈了你，我们之间谁也别伤害谁了。不过那个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的人还活着，海丝特！他倒底是谁？”

“别问我！你永远也休想知道！”

“永远？真的永远吗？”他说着，脸上露出阴森而带自信的笑意，“你尽可以隐藏心中的秘密，但有一种感觉能帮助我找到他，迟早他会落入我的掌心的。”

在学者的逼视下，海丝特赶紧捂住胸口，生怕他窥出她心底的秘密。

“尽管他没有你身上那个耻辱的标记，但我可以看透他的心。当然你不必担心，我不会将他的名字公诸于众，也

不会害死他。让他活下去吧，反正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学者的话使海丝特迷惑而又惊恐。

“有一点你必须做到：既然你是我的妻子，又不想说出奸夫的名字。那也为我保密吧！这里无人认识我，我很想在这儿扎根。你和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安家。绝对不许走漏风声，说我是你的丈夫。”

“为什么这样呢？”海丝特惊恐地问。

“也许我不愿意承担一个不忠贞的女人给丈夫带来的耻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反正从今以后绝对不许向任何人走漏风声，否则小心你的性命。还有他的名誉、地位、生命统统掌握在我手里。当心吧！”

“我将像为他保密一样为你保密。”海丝特说，并在他的要求下起了誓。

“从今以后，白兰太太，你独自过活吧！和你的孩子，还有那红字。”

“为什么对我冷笑？”海丝特问，“你不是已把我引进一个圈套，证明我的灵魂已经堕落了吗？”

“不是你的灵魂，”他咧嘴一笑说，“不是你的！”

五 海丝特的巧手

海丝特·白兰刑期已满，她第一次自由地走出牢门，却感受不出阳光的灿烂，似乎它仅为了暴露她胸前的红字。她可以使污辱她的场面成为展现她倔强的舞台，然而以后每

天都会有考验，都会像今天的忍受一样痛苦。她的耻辱将会盖上一层层苦难，她将成为传教士和道德家经常引用来教育青年的例证。但她必须以坚韧的毅力活下去。

她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甚至可以进大森林同化到土著人当中。然而一种无形的力量和难以抗拒的感情却使她把这里当成她的家，甚至连她度过幸福童年和天真浪漫少女时代的英格兰乡村都形同异乡了。

她的心底埋藏着一个秘密，这里住着一个人。她自信他俩连着心，最终将一道站在审判席上，与此同时他们将举行婚礼。这个念头海丝特只让它在脑子里一闪而过，而又匆匆地深埋于心底，终于她感悟出自己留在新英格兰的动机，一半出于真情，一半完全是自欺。

在远离城镇的半岛边缘有一间老移民建的茅屋，海丝特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住在这个孤零零的小屋里。孩子们会时常来到窗前偷窥她飞针走线，而在路上每当看清她胸前的红字后，他们会四处逃窜。昔日的朋友不再登门造访，海丝特过着孤立无援的生活。然而她并不缺吃少穿，她自幼学得一手好女红。

岁月的变迁已使得人们对手工装饰品的需求逐渐多了起来。不久，她的针线活儿逐渐成了当地的流行款式。也许是出于对苦命女人的一种怜悯，也许是出于一种好奇心……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反正她的货源不断。她缝制的饰物出现在总督的皱领、将军的绶带、牧师的领结、婴儿的小帽上，还随着死者葬入棺木。可是从来无人听说过请

她绣罩住新娘子羞赧红颜的白面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例外说明人们对她的罪孽仍深恶痛绝。

海丝特的日子过得极为清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穿的是颜色黯淡的粗布衣裳，上面绣着一件饰物就是那个红字——那是注定她非戴不可的。相反的，孩子的衣服却多姿多彩，做母亲的刻意为她打扮似乎另有一番用意。海丝特的微薄的收入除小部分花在孩子身上外，大部分用来救济他人，她还时常替穷人缝衣裳。尽管那些人的境况不见得比她差，而且还时常忘恩负义地对她嘲笑侮辱。

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海丝特在众人面前活了下来。由于她生性倔强、手艺出众，要彻底摒弃她还真不那么容易，尽管她佩带的红字对女性来说是奇耻大辱。然而她同社会的交往中仍有格格不入之感，人们时常触动她最敏感的地方。由于交接绣品，她不时要踏进富商巨贾、军政要人的深宅大院，尊贵的夫人们趁机用种种伎俩打击她。但她处之泰然，仅仅在苍白的脸颊泛起些红晕，然后默默地离开。她忍受着。她抑制住自己不为敌人祈祷——因为尽管她宽宏大量，却担心祝福的语言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对他们的诅咒。

清教徒想出对待她的惩罚手段，反反复复刺戳她的伤口。牧师不时在街上停下脚步，对她规劝一番，因而招来行人的围观取笑。当她走进教堂往往不幸地发现自己成了劝戒教徒洁身自爱的话题。她甚至害怕见到小孩，从父辈口中他们得到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遇到她时往往先让她